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三十九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編號 D7914800

# 卷三十九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本文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  
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立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爲  
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  
爲上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與已而果然竈復云不用吾言鄭又將火一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鄭卒不復火嗚呼此不亦祿命之似乎吾知盡夫人道而已爾曰近世大儒於祿命家無不嗜談而樂道之者而子一切屏絕之其亦有所本乎曰有子罕言命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八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九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原

原道

唐韓退之

程子曰韓子云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



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子才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子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王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

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



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  
血通財貨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  
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  
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  
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  
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  
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  
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  
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  
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  
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

所

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  
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  
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  
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  
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  
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已則順而  
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  
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得其當郊焉而天人格  
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道所謂道也非何所謂  
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  
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  
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出周公



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 原性

晦翁云此篇之言過荀揚遠甚其言五性尤善但三品之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善或惡者由其氣稟之不同爲未盡耳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

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兩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旣生也傳不勤旣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



不善也而卒為姦賢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

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脩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



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忘之謂也怠者不能修忘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其良士其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其非良士其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悅於言懦者必悅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疑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



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惑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其旣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原過

王介甫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闔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歎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爲已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勢原

李清臣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爲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爲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旣事有至易而功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



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衡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火之燎於風中也兵之奮寡而走衆也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勢也豈惟萬物爲然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處特其關紐制其樞機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他理勢爲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他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儻指而數之矣或善或惡或仁或義其間差不能

鐵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輒相百萬者無他形勢之異使然者成湯祝獸綱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奠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及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助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姜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也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動難動則安難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於堂與戶牖之內而高輪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闕隱如雷霆煦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霜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魁雄曹馬之姦桀必且老死民籍而不敢唱及乎昏懦爲之也席先王之位傳先王之民朝有遺臣故老事有綱目軌度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自視其安也以爲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慾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爲可爲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



也以爲人終莫敢蹙路馬之芻觸囿兔之毛也箴頓關紐嬉  
樞機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法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怨  
毒滿天下略易在一朝而禍患遺千日民心之他屬也君柄之  
旁落也勢之翻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  
厚也萬夫之不能墮壞也朽壤生乎中巋石震乎上及其傾也  
人力不能枝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  
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  
而又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爲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蠹漏  
也然而其剝也亦有漸矣在後聖時節其勢而繕之耳汰則約  
之危則平之擾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  
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則  
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我蓄積之固執之審  
則後弗便則居故勢爲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

橫肆奔悍於外不可復之雖有天下一旦驅擠排壓而什矣臣  
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一  
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  
也如兵之奮寡而走衆也如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不  
謹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  
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文原

洪武袁景濂

余諱人以文生相命丈夫七尺之軀其所學者獨文乎哉予之  
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學之固宜浦  
江鄭楷義烏王紳及諸之第柏嘗從余學已知以道爲文因作  
文原二篇以貽之

其上篇曰人文之變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  
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



非惟至道舍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以取諸豫弧矢之用以取諸睽何莫非粲然之文自是推而行之天衷民彝之叙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辨復皆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圖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為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托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也然後筆之為禹貢之文周之聘覲宴享饋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為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為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為也

所也

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墻序點之揚觶也苟有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章斯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惡足以語此其下篇曰為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克之則可三配序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驚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及也攬而為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



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煇燬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  
熒躔次弗紊吾文之燄得之昆侖玄圃之崇清增城九重之嚴  
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極北翰東瀛西溟杳眇而無際涵負而不  
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  
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  
下之間自色自形彌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織若  
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  
得之則傳之萬世爲經賢人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  
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惑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  
乎大道堙微文氣日削鶩乎外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  
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  
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  
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許者將以賊夫誠擔者將以蝕夫

園庸者將以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拙者將以亂夫精碎者  
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華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  
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經其氣徇其私滅其智麗  
其蔽違其天昧其幾喪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  
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鶯號林而蛩吟砌也水  
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蟻蠓死生於  
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  
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  
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也哉

余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夸唯智者然後能擇焉  
去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  
本之司馬遷班固平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雖然六  
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



而余之所見則有異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榛荆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邪蹊耳胡可行哉余竊怪世之爲文者不爲不多騁新奇者鈎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聱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塲屋委靡之文紛糅厖雜略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爲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旣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爲得之予復悲世之爲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遣辭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今以二三子所學日進於道聊相與一

言之

畫原

史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天地初開萬物化生自色自形總總林林莫得而名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名也有聖人者出正名萬物同者謂何卑者謂何動者謂何植者謂何然後可得而知之也於是上而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草木鳥獸之著中而人事離合物理盈虛之分神而變之化而宜之固已達民用而盡物情然而非書則無以紀載非畫則無以彰施斯二者其亦殊途而同歸乎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至於章服之有制畫衣冠以示警飾車輅之等威表旗旒之後先所以彌綸其治具匡贊其政原者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繪之事統爲冬官而春官外史專掌書令其意可見矣况六書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以盡諧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



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  
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而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吾故  
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  
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  
其物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圖問禮之有圖列女仁  
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翬藝倫亦有可觀者焉世  
道日降人心寢不古若徃徃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  
鳥蟲魚之麗游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顧  
陸以來是一變也閻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三家者出  
又一變也譬之學書者古籀篆隸之茫昧而唯俗書之姿媚者  
是耽是玩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拔俗之資亦未  
易言此也南徐徐景暘攻書史善吟古今詩信爲才大夫也旁  
觀事有士韻而無俗姿一時賢公卿皆與之游名稱籍甚有  
薦于朝者景暘以母老不仕予尤愛景暘者於其別去故作書  
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  
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則象之事又有包乎陰陽之妙理者  
誠可謂至重矣景暘其知所重乎哉

原儒

王子充

儒之名何自而立乎儒者成德之稱蓋其稱肇於孔子至荀卿  
氏論之爲悉而其後復有八儒之目及秦漢以下儒之名雖一  
其學則析而爲三有記誦之學有詞章之學有聖賢之學士之  
爲其學者其爲道舉不易也而其尤難者莫難於聖賢之學矣  
聖賢之所以爲學者何也必其性之盡於內者有以立其本而  
才之應於外者足以措諸用也方其幼也禮樂射御之節書數  
之文無弗學也凡知類入德之方亦既習而通之矣比其長也  
三才萬物之理必推而究其極也推其理所以致其知也致其



知者思也思則有以明諸心矣仁義禮知心之所具之性也心之明則性之盡也盡性則理之具於我者無不明而視天下無一物之非我矣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也夫能盡其性則大本立矣而推而至於盡人物之性又由其才有以應之也故自日用之間以及乎參天地贊化育所以品節彌綸之者非才莫有以應之才之周事之所以成也此其所以小可以爲國家天下之用而大可以用天下國家也故曰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也是故天下之理無不有以明諸心者性之盡於內而推已以及乎人物使天下皆有以待於我者才之應於外也夫有以盡於內未有不能應於外者也不能應於外由不能盡於內矣故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一本也自本諸身以至證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俟諸後聖

無二用也其本末體用以內外之兼至者誠也內而性之盡於其本既立矣外而才之應者其用復周焉誠之至也此所謂聖賢之學者也嗚呼周公仲尼已矣孟軻以後自荀卿楊雄已不能臻乎此而董仲舒韓愈僅庶幾焉於是聖賢之學不明也久矣蓋千數百年而周邵張程諸君子者出始有以爲其學而周公孔子不傳之緒乃續焉本諸易詩書語孟以明時用春秋以驗行事三禮以節人情而後知人所以官兩儀裕萬物者在此而不在彼五三六經不爲虛言而匹夫匹婦皆可以與知迨考亭朱子廣漢張子東萊呂子又皆同心僂力以倡其學至是而聖賢傳心精微之本經世博太之用發揮無餘蘊矣然至於今未久也而其學已不復傳凡今世之所謂儒者剽掠纖瑣緣飾淺陋曰我儒者辭章之學也穿鑿虛遠傳會乖離曰我儒者記誦之學也而人亦曰此所以爲儒也嗟乎昔之稱詞章者唐之



孫許宋之楊億其詞章蓋誠足以華國也昔之稱記誦者漢之馬鄭宋之劉敞其記誦蓋誠足以窮經也使若人也其記誦詞章而止若是焉固亦何取其爲儒名耶是故吾所謂聖賢之學者皆古之真儒而今世之稱記誦詞章者其不爲孔子之所謂小人儒荀卿之所謂賤儒者幾希吾友鄭君仲舒儒者也其所謂儒志乎聖賢之學者也是吾斯之謂儒而非今世之所謂儒也鄭君游京師受知今相國遂入經筵爲檢討儒者之用庶幾有以自見者乎吾故於其別也言以贈之作原儒

### 原諫

人君之職莫急於納諫人臣之職莫先於進諫納諫難矣而進諫爲尤難進諫之道有二曰諷諫曰直諫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是故引義托物從容開譬不動聲色而其說已行悟主意於片言置君德於無過者諷諫之謂也危言切論銜鯁骨披逆

鱗正色而不阿犯顏而不忘必究其說乃已雖殺身而不顧者直諫之謂也禮上諷諫而下直諫豈不以謂諷諫以悟主將君臣兩全其美名直諫以匡君則君或至於遂非臣或至於蹈禍是君蒙拒諫之惡而臣獲盡忠之害也故曰人君之納諫爲難而人臣之進諫爲尤難進諫之道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雖然爲人臣而事明君諷諫直諫蓋無施不可不足爲難也苟事暗主而用直諫則鮮有不及其身而况於諷諫其將若之何於是二者之諫均爲難矣嗚呼唐虞三代遠矣近而論之漢唐之世孰能納諫者真如文帝太宗爲盛矣文帝寬仁盡下群臣雖切諫常假借納用之若馮唐之論頗牧張釋之之論畜夫所謂諷諫也及賈誼論時事則流涕痛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指人疑爲訛所謂直諫也而文帝皆容受之太宗英明能斷從諫如流導臣下而使之言如魏徵之言昭陵王珪之論廬江所謂諷



諫也及徵疏十漸極陳時政得失祖孝孫謂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所謂直諫也而太宗靡不優納焉是則以直諫諷諫施之明君固無乎不可也若夫蕭望之張猛京房言石顯於元帝王章言王鳳於成帝王嘉鄭崇言董賢於哀帝李膺陳蕃范滂之徒言關宮於靈帝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武氏於高宗張柬之輩言韋氏於中宗孟昭圖言田令孜於僖宗然皆不免於殺身是事暗君固無事於諷諫而因直諫以蹈禍亦理之所必至矣嗚呼知無不諫而諫之以直者人臣之分也傷於直而蹈禍不測使其君蒙拒諫之惡而已獲盡忠之害者非人臣之得已也自古無道之君其過行非一端也而莫甚於拒諫言而殺諫臣拒一諫言殺一諫臣其事若未害也而家國之敗亡輒不旋踵殆如燭照而龜十不亦深可戒哉和陽王先生夙有大志負氣節而敢言者也今擢居諫諍之職士大夫咸曰先生遇明主諷諫直諫將無施而不可矣金華王禕辱與先生游因原夫諫之所為難者為文以贈之嗚呼言其所以難則其所以不難者固有望於先生也夫

戒

戒子

漢諸葛孔明

晦翁曰靜以致遠蓋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能致遠西山云孔明戒子書朱子取載于小學書中真格言也

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戒子儼等

晉陶淵明



東坡曰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哉此詩蓋實錄也  
吾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  
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

吾儼俛份佚修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  
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  
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使汝等幼而  
飢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但恨隣靡二  
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愛閑靜開卷有得  
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常言五六月中  
北窻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  
保日月遂往機巧好踈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  
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  
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曰

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  
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穎  
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  
濟北汜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遺戒子孫

唐姚元之

佛以清淨慈悲爲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毀經像  
而修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汝曹勿效  
兒女子終身不寤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爲尤不可  
延之於家乘爲後法

三戒 并序

柳子厚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  
類出枝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



以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麋畜之入門群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恒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稍大忘已之麋也以爲犬良友及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籍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厖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焉伺伺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嚼斷其喉其肉乃去噫形之厖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已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施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歸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是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恒也哉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  
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施施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為患  
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  
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自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  
廢備是盈祗益為瘡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為播  
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耆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行舟戒

宋江休復

景祐丁丑歲夏六月浮汴而東將至驛名青陽者風甚不可行  
舟橫竹箭之中屢矣施者不能制其後櫓者無以翼其傍遽泊  
於上風多其紼纜以維之固其楛枝以繫之蕩動頓掣惴惴然  
慮飄於東岸責其人置舟危地對曰若據便地則乘流而止順  
風而過者必有衝擊排蹙之患姑處此以避其銳焉於是斷老  
續之挺者椽之恐懼警戒卒以無患彼揚帆乘勢嚮我延頸而  
羨之者敗溺不救摧撞相倚退而念曰今日之風我之患卒以  
全彼之利遂以傾利害不同而吉凶相詭時耶理耶或曰止者  
易為上進者難為巧彼知順風之可乘不知疾風之不可乘得  
勢者不戒臨危者能懼是以禍福殊焉因志之以為行舟戒

嫌戒

王深甫

禮謹於別嫌疑夫嫌疑者豈有其實然我以為嫌疑之謂也我  
以為嫌疑則人必有嫌疑之者然而世多忽焉而不戒者何也  
恃其情不至於是也情不至於是有人焉伺間躡其迹而議之  
則奚說而可辭與其亦受之而已矣夫人亦好多言矣完然者  
尚欲指其缺也况自投於嫌疑之地欲免得乎此君子所以貴  
由禮也

女戒

張橫渠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正是曰天明天始是其帝命命汝嘉爾



婉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呂氏汝家克施克勤能行孝順為勤爾順惟何無

違夫子夫子也無然臯臯臯臯難與言也無然訛訛訛訛難其事也彼是而違爾

焉作非違是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改舊乃女惟非惟儀女生則

戒在毛詩斯千篇王姬肅雍酒食是議周王之女亦然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

爾佩巾墨子誨言銅爾提匣謹爾賓薦祭祀玉爾奩具素爾藻

緇藻緇緇可枕爾文竹席爾吳筦念爾書訓因枕文思爾退安

安爾退居之席彼實有室男當有室爾勿從室不得從而遂爾提提遂退也

安爾生引逸也引長也也爾生引逸引長也

戒子孫

柳直清

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它人雖生可以荷爵位死不可

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

織瑕微累十手爭指脩已不得不不至為學不得不堅士君子於

世已無能而望它人用已無善而望它人愛猶農夫南畝之

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弗餒可乎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立已以孝

悌為基恭默為本畏法為務勤儉為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

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僮來莅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

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

潔與富不並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恐

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

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龜著星數在處心行事而

已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美哉夕食齧葡萄而

已皆保重名於世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

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

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

為根株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

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



哉

言戒

司馬君實

迂叟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大鍾鼓扣之則鳴鏗鉤  
鞞鞞人不以為異也若不扣而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  
而不言猶扣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鍾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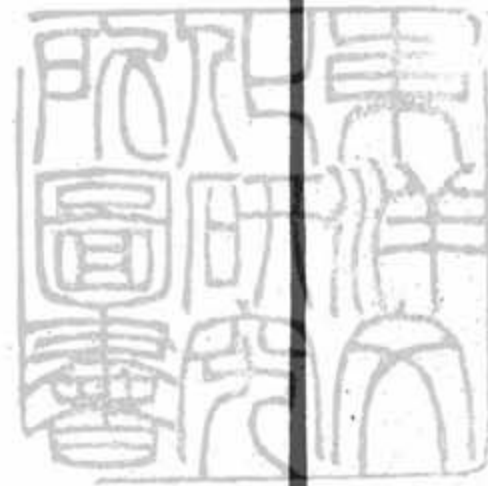
事神戒

或問迂叟事神乎曰事神或曰何神之事曰事心神或曰其事  
之何如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為用君子上戴天  
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可得乎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九









東洋研究會  
圖書室